

## 清华简作伪举证之一

### ——简文使用了先秦不可能产生的双音词“瘡脹”

作者按：《中国文化报》2015年7月14日第3版发表了拙作《先秦不可能产生双音词“瘡脹”——“清华简”质疑》，3000字。而拙作的底稿近7000字（包括注释），篇题是《清华简作伪举证之一——简文使用了先秦不可能产生的双音词“瘡脹”》，但是要在报纸上发表，不得不改了篇题，删减了字数。我原来想写到“举证之十”，把每个证据都写得很充分，但是我想不会有报刊发表十篇举证，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能发表一篇就不错了，这得感谢《中国文化报》和向该报的推荐者。这一篇足以证伪。拙作指出清华简中使用的“瘡脹”一词在先秦是不可能产生的，这对于古汉语专家来说是个老掉牙的常识，他们都知道“古无胀字”。我曾打电话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历史文献学教研室的张升教授，请教“张”和“胀”这两个字的关系，他立刻回答说：“这是一对古今字，先秦不可能写今字‘胀’。”我把电子版初稿寄给首都师范大学古汉语专家洪成玉教授（《古今字字典》的作者）请审读，他很快回信说：“单是‘胀’‘瘡脹’两例也已足证（清华简）其伪。”我把这两位专家的意见都写入稿中，但是在报上发表时忍痛割爱了。下面发表的是底稿。

## 清华简作伪举证之一

### ——简文使用了先秦不可能产生的双音词“瘡脹”

房 德 邻

我读清华简第1至第5辑，发现大量作伪的证据，这些证据可以分为五类：1. 使用秦汉以后才产生的词语。2. 袭用《尚书》逸句，编造《尚书》文。3. 妄改《尚书》和《逸周书》的篇章，歪曲经典。4. 胡乱编造周代的制度。5. 文中表现出现代人的问题意识。

本文先举第1类的例证，只举一个词“瘡脹”，它见于《清华简（肆）》<sup>①</sup>的《筮法》，在竹简上写的是“瘡脹”，字形清晰。整理者的释文写的是“瘡（腫）脹”，认为“瘡”通“腫”，“瘡脹”即“腫脹”。

但是先秦文献中没有“胀”字，更没有“瘡脹”。“瘡脹”首见于南宋，其产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可能出现于先秦。

先从“胀”字说起。

《说文解字》没有“胀”字，而有“腹张”。段玉裁注：“张，汲古阁作胀，误。今依宋本订。古无胀字。《左传》晋侯獯‘将食，张，如厕’，即今之胀字也。”<sup>②</sup>《左传》杜预注：“张，腹满也。”

<sup>①</sup> 中西书局，上海，2013。

<sup>②</sup>（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七，嘉庆二十一年经韵楼刻本。按：本文所

元代戴侗《六书故》卷十二注“胀”字：“胀，知亮切，肉张起也。古通作张。《传》曰‘张脉奋兴’，又‘将食，张，如厕’。”<sup>①</sup>两引《左传》来证明“胀”字在古时写作“张”。“张脉奋兴”《左传》原文是“张脉僨兴”，后来是成语，颜毓书主编《万条成语词典》收录为“张脉僨兴”<sup>②</sup>。

在先秦除了《左传》两见“张”之外，还有《山海经·中山经》一见：“丰山……多羊桃，状如桃而方，茎可以为皮张。”郭璞注：“治皮肿起。”<sup>③</sup>

秦代也只有“张”。《吕氏春秋·季春纪·尽数》：“……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腹则为张为府……”<sup>④</sup>“张”即“胀”。

西汉也只有“张”。见于出土文献的有：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脉书》：

“肘（[广寸]），其从脊胸起，使腹胀，得气而少可，气瘕毳。其腹胗胗如膚张状，鸣如蛙，膏瘕毳。”<sup>⑤</sup> [广寸]，《说文》：“小腹病。”整理者注“张”同“胀”。

“身、面、足、[月行]尽盈，为[广廬]张。”<sup>⑥</sup>整理者注[广廬]同膚。

“太阴之脉：……是动则病：上走心，使腹胀……其所产病，独心烦，死；[心痛与]腹胀，死。”<sup>⑦</sup>

《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足泰阴脉”：“腹痛，腹胀”。“足其阴脉”：“烦心，有（又）腹胀，死。”《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太阴脉”：“是动则病……使復张……其所产病……心痛与復张，死。”<sup>⑧</sup>“復”即“腹”。

《武威汉代医简》：“冶金创、内疝创养不愈、腹胀方。”<sup>⑨</sup>

《成都老官山汉墓医简·脉死候》：“脉绝如□□，不过二日而死，烦心与腹侷□则死。”<sup>⑩</sup>其“烦心与腹侷□则死”，与《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独心烦，死；[心痛与]腹胀，死”和《马王堆汉墓帛书》的“烦心，有（又）腹胀，死”，三者显然是出于当时流行的同一种医书，其中“腹胀”的“张”是本字，“侷”是假借字。先秦已经有“侷”字，如：《荀子·修身篇》：“人無法則侷侷然。”《礼记·仲尼燕居》引子曰：“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侷侷乎其何之？”

见于传世文献的有：

《淮南子·缪称训》：“大戟去水，亭历愈张，用之不节，及反为病。”<sup>⑪</sup>“亭

---

引明代、清代和民国的刊本，是从中国基本古籍库中下载的，与标点本核对过。

<sup>①</sup>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②</sup> 第 530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sup>③</sup> 四部丛刊影明成化本。

<sup>④</sup> 四部丛刊影明刻本。

<sup>⑤</sup>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第 235 页，第 241 页，文物出版社，2001。

<sup>⑥</sup> 同上，第 236 页。

<sup>⑦</sup> 同上，第 241 页。

<sup>⑧</sup>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第 6、15-16 页，文物出版社，1979。

<sup>⑨</sup> 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第四册“甘肃省”下卷，第 217 页，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2001。

<sup>⑩</sup> 见张雷、刘志梅《成都老官山汉墓医简选释》，《中医药临床杂志》2015 年 3 月第 27 卷第 3 期。

<sup>⑪</sup> 刘文典撰，殷光熹点校《淮南鸿烈集解》，第 345 页，安徽大学出版社、

历”是药名，“愈张”即“愈胀”。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书法千年珍品》有史游的《急就篇》：“寒气泄注腹张。”<sup>①</sup>传世本《急就篇》颜师古注“张”：“腹前曰张……一曰张，皮也。”

唐代王冰订补的《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烦劳则张。”<sup>②</sup>古本《素问》九卷，成书时间从春秋到西汉中晚期，已佚。后有唐代王冰的订补本，称《黄帝内经素问》，24卷，宋代林亿、高保衡等又作校正，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这部《素问》实际上已经是唐宋人的作品，行文是唐宋人的行文，书中大量使用“张”字的组词，但是保留了“烦劳则张”这一句，它应当是西汉本的遗存，可能源自先秦。

以上举出西汉只用“张”的例证共14个（其中1个是“张”），其中11个见于出土的医学文献，为8个“腹张”，1个“腹张”，2个肤张。14个“张”，样本足够多，证明西汉只有“张”字，而“胀”字还没有产生。9个“腹张”（其中1个“张张”）表明它作为一种病名已经固定下来，所以《说文》收有“腹张”。

东汉出现了“腹胀”。

东汉初年王充（27—约97）《论衡》两见“腹胀”，一见《物势篇》“故马食鼠屎而腹胀”<sup>③</sup>，一见《道虚篇》“气满腹胀”<sup>④</sup>。《论衡》大约著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

《东观汉记》<sup>⑤</sup>两用“腹胀”，记同一件事，一在《帝纪·世祖光武皇帝》中讲隗嚣“腹胀死”，一在《载记·隗嚣》中讲隗嚣“腹胀而死”。《东观汉记》从汉明帝时开始编撰，至汉献帝时还没有完成。

《论衡》和《东观汉记》出现的“腹胀”都在许慎撰《说文》之前，许慎撰《说文》在汉和帝永元十二年至安帝永宁二年（100—121年），但是没有收“腹胀”，而只收“腹张”，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论衡》和《东观汉记》原本是“腹张”，后人整理时改为“腹胀”。二是在许慎之前虽然已经出现了“腹胀”，但是许慎认为“胀”不是本字，而是后起的俗字，所以不收。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第一册上《古代汉语通论》（六）的《古今字》一节中，指出《说文》收录古今字的原则是只收古字，不收今字，他举古今字“说悦”中的今字“悦”为例说：“许慎《说文》没有收‘悦’字，这说明许慎时代‘悦’字或者还没有产生，或者是产生了，但因为它是‘俗字’，所以没有收。凡是《说文》所不收的（a类）（房按：指与古字相对的今字。），文字学家们都承认是后起字（今字），这没有什么问题。”<sup>⑥</sup>本文上面辨析的“张”“胀”，证实了王先生的判断，《说文》只收古字“张”，不收后起的今字“胀”。

东汉末年，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在《金匱要略方论》中大量使用“胀”字构成的病名，如“腹胀”、“肺胀”、“脾胀”、

---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sup>①</sup>第124页，紫禁城出版社，2002。按：史游生卒年不详，仅知他在汉元帝（前48至前33年）时为黄门令。

<sup>②</sup>四部丛刊影明翻北宋本。

<sup>③</sup>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第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sup>④</sup>同上，第154页。

<sup>⑤</sup>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sup>⑥</sup>第154页，中华书局，1962年9月第1版。

“虚胀”、“胪胀”、“气胀”、“肿胀”等。其中“肿胀”出现在《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篇中：“肺中风者口燥而喘，身运而重，冒而肿胀。”<sup>①</sup>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张仲景是第一个使用“肿胀”的。

上述由“张”至“肿胀”的演生过程，简要地说是：张（东周）-腹胀（西汉）-“腹胀”（东汉许慎著《说文》前后）-“肿胀”（东汉末年）。在这个过程中，从“腹胀”到“肿胀”最为关键：受“腹”字的影响，“张”的形旁“弓”被改为“肉（月）”，造出新字“胀”，由此“张”的一个义项“膨胀”就分化出来给了“胀”字，所以语言学家称“胀”是“张”的分化字。上述由“张”至“肿胀”的演生过程，有它的规律性，其先后承续的次序是不可改变的。先秦人不可能写出“胀”和由“胀”构成的“肿胀”。

张仲景使用“肿胀”之后，它很快成为医学常用词，检索中国基本古籍库可以看到大量的“肿胀”，但是和“肿胀”同义的“瘰胀”却出现得很晚，首见于南宋，用得也很少，这种现象和“瘰”字的词义有关。

《说文》没有“瘰”，而有它的同义字[疒童]，解释说：“胫气足肿。从疒童声。诗曰‘既微且[疒童]’。[九童]，籀文。”段玉裁注：“胫气肿即足肿也。”《说文》只收“[九童]”和“[疒童]”这两个异体字，而不收另外两个异体字“瘰”和“瘰”，可能是因为许慎认为这两个是晚出的“俗字”而不收。现存的先秦文献中也不见“瘰”字。《说文》所引《诗经》“既微且[疒童]”，十三经注疏本作“既微且瘰”，毛注：“胫疡为微，肿足为瘰。”在许慎之前，除了《诗经》一见“瘰”之外，还有两部书用了“瘰”字。一是《吕氏春秋·尽数》：“重水所，多瘰与蹇人。”一是贾谊《新书·大都》：“天下之势，方病大瘰。”接下去的议论还用了两个“瘰”字。<sup>②</sup>在出土文献中三见“[疒童]”字：《包山楚简》两见，一个用于人名，不论；另一个词组“[疒童][疒方]”，王颖《包山楚简词汇研究》释“[疒童]”时引《说文》“胫气足肿”，释“[疒方]”为“病”。<sup>③</sup>《睡虎地秦墓竹简》一见：“有[疒童]病”。<sup>④</sup>两简都有“[疒童]病”一词，说明足肿病已经有了定名。

周秦定名的“[疒童]病”为后世医书所沿用，也有写作“瘰病”的。

“瘰”字最早见于《汉书·贾谊传》，《传》引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一段是“天下之势，方病大瘰……”，这和《新书·大都》的“天下之势，方病大瘰”一段相同，但是《新都》的三个“瘰”字在《治安策》中都写作“瘰”。《康熙字典》、《辞源》、《辞海》（1936年版、1980年版）等释“瘰”为“足肿”或“脚肿”，都引《贾谊传》的“方病大瘰”为例句。

[九童]、瘰、[疒童]、瘰 这四个异体字都表示“足肿”。这种病的症状在后世医书中有描述，如晋代葛洪撰，梁朝陶弘景增补《补辑肘后方》描述“瘰病”：“足忽得瘰，腓胫暴大如吹，头痛，寒热，筋急，不即治之，致老不愈。”<sup>⑤</sup>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这种病是由蚊子传播的丝虫寄生病，丝虫寄生在淋巴中，尤其

<sup>①</sup> 四部丛刊影明刊本。

<sup>②</sup> 四部丛刊影明正德十年吉藩本。

<sup>③</sup> 第48、304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sup>④</sup> 日书甲183。引自魏德胜《〈睡虎地秦墓竹简〉词汇研究》，第188页，华夏出版社，2003。

<sup>⑤</sup> 晋代葛洪撰，梁朝陶弘景增补，尚志钧辑校《补辑肘后方》，第190页，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在下肢淋巴中，引起发炎致肿，皮肤变厚而粗糙，如大象皮，所以又称“象皮肿”。

“瘡”表示“足肿”，它就与“肿”有关，却不是“肿”的同义词。医学家在使用这两个字的时候很注意它们的区别。如《黄帝素问灵枢经·水胀》<sup>①</sup>记，歧伯在回答黄帝的问题时说到“目窠上微肿”和“足胫瘡”，有意区别使用“肿”和“瘡”。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咽喉等诸病·足瘡候》：“瘡病者，自膝以下至踝及趾，俱肿直是也……亦言江东诸山县人多病瘡，云彼土有草名瘡草，人行误践触之，则令病瘡。”<sup>②</sup>“俱肿直是也”的“肿”不能写作“瘡”，“瘡病”、“瘡草”的“瘡”不能写作“肿”。由于“肿”和“瘡”的意思有不同，所以不能把“肿胀”写作“瘡胀”。

但是南宋却出现了“瘡胀”，这是因为“瘡”不断扩大使用的范围，手肿、肺肿、头肿等都用“瘡”，这样“瘡”就通“肿”了，因此也就产生了“瘡胀”。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第一个使用“瘡胀”的，是署为宋窦汉卿著的《疮疡经验全书》，作者视“瘡”通“肿”。如：卷四《图论方·游丹》写道：“游丹者即遍身丹毒也，初发两手，青肿……瘡气遍身，入心内者即死。”卷十二《附录蛊毒桃生毒》：“昔一人肋下忽肿起，如生痛疔状”，用药治疗后，“其瘡即消”。两个“瘡”字都不是“足肿”，而通“肿”，所以这部医书中也就出现了“瘡脹”<sup>③</sup>。

但是用“瘡胀”代替“肿胀”毕竟不合理，因为有些与足肿有关的病名是带有“瘡”（又作“[疔童]”）字的，如瘡病（又名大脚风、象皮肿）、“瘡敦疽”（足趾肿黑）、疔瘡（脚疔）、足瘡候（践触瘡草致足肿）等，如果行文中“瘡”通“肿”，那么这些病名就可能被错误理解，所以绝大多数作者都不用“瘡胀”。中国基本古籍库中“肿胀”和“瘡胀”出现频率之比是 1500 多次（有重复）比 15 次（其中 2 次是“瘡胀”）。

由上述“瘡”到“瘡胀”的演生过程，我们可以断定先秦不可能出现“瘡胀”。且不说现存的先秦文献中没有“瘡”字，即使有，它也只是和“[疔童]”、“瘡”、“[疔童]”同义，是“足肿”的意思，不通“肿”，它不可能和“胀”字组成与“肿胀”同义的“瘡胀”，更何况当时还没有“胀”字，只有“张”字，所以先秦绝对不会出现双音词“瘡胀”。

鼓吹清华简的专家没有指出“古无胀字”，这令我困惑。这不是个常识吗？

第一，清代有一个研究《说文解字》的高潮，研究者都知道先秦只有“张”，而“胀”后起。这个成果为现代学者所吸收，如：我国最早的一部《辞海》（1936年）在“张”的第二个读音“帐”下的第四个义项：“腹胀也。《左传》成十年：‘张，如厕。’俗字亦作‘胀’。”<sup>④</sup>《汉语大字典》第2卷（1987年）：“张：zh`ang②膨胀，后作‘胀’。”<sup>⑤</sup>谷衍奎编《汉字源流字典》（2003年）解释

<sup>①</sup>（唐）王冰：《灵枢经》，四部丛刊影明赵府居敬堂本。

<sup>②</sup>，第199页，社华夏出版社，2008。

<sup>③</sup>（宋）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明隆庆大西堂刻本。有研究者指出，此书实为1569年（清顺治十七年）窦梦麟补辑明代以前外科诸书而成。

<sup>④</sup>舒新城等主编《辞海》上册，寅集第234页，中华书局，1936。

<sup>⑤</sup>《汉语大字典》第2卷，第998页，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7。

“胀”说：“胀是‘张’的分化字，其义原用‘张’来表示。”<sup>①</sup>

第二，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初版于1962年9月）在“古汉语通论”中有一个小标题“古今字”，举出“责债”、“说悦”、“赴讦”等20多对古今字，讲如何从古字生出今字的一些规律性的知识。从此，古今字就成为学者研究的一个课题。检索知网，有200多篇关于“古今字”的论文，对于古今字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张胀”是古今字的一个例证，已经写入古代汉语教材和古今字的专门字典中。复旦大学张世禄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1991年）、北京大学郭锡良和李玲璞主编的《古代汉语》（1992年）、段逸山主编的《医古文》（1999年）和黄作阵主编的《医古文》（2010年）等都有“古今字”一节，都有“张胀”一例。《古代汉语教程》讲从古字造出今字有三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今字是以古字为偏旁，改变古字的形旁而构成的形声字”，举出“张胀”，分析说：“‘张’字本义是敷弦张弓，《诗经·小雅·吉日》‘既张我弓’即用本义，由此引申出腹胀义，《左传·成公十年》‘将食，张，如厕’，注：‘腹满也。’后来就易古字形旁‘弓’为‘肉’，造成‘胀’字来表示这一引申义。”<sup>②</sup>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有学者编著专门的古今字字典。我见到的最早的一部是张振宇编《古今字小字典》（1988年），最新的一部是洪成玉著《古今字字典》（2013年），两位作者都简要地说明“张胀”为什么是古今字。

“张”和“胀”这一对古今字是常识，所以当我打电话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历史文献学教研室的张升教授，请教“张胀”时，他立刻回答说：“这是一对古今字，先秦不可能写今字‘胀’。”我又用电子邮件向洪成玉教授请教，他很快回信，证明“张胀”是古今字，并且说“单是‘胀’‘瘡胀’两例也已足证（清华简）其伪”。这两位教授都说没看过清华简。这很奇怪，没看过清华简的专家就知道“古无胀字”，而鼓吹清华简的专家却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我恳请古汉语专家能抽出一点时间来辨清华简之伪。不辨不行，你不辨，人家就说清华简是真的，说你书中所写的“张胀”是错误的，说你落伍，不利用新材料，清华简已经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了。如果你编的字典中解释过“瘡”字，人家也会指出你的错误，说“瘡”字在先秦不只是“足肿”的意思，已经和“肿”通用了，并且已经造出双音词“瘡胀”了，比张仲景的“肿胀”早400多年，比宋末元初窦汉卿的“瘡胀”早1500多年。这些颠覆性的结论，诸位专家能接受吗？你不接受，你就得证伪；你不证伪，你就得接受。二者居一。

清华简中颠覆性的文字可不是只有“瘡胀”这两个字呀。

北京大学历史系 房德邻  
[fdelin@pku.edu.cn](mailto:fdelin@pku.edu.cn)

<sup>①</sup>第378页，华夏出版社，2003。

<sup>②</sup>第78-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